

澳門：宗教和諧與文明共生

吳志良

在當今世界，宗教衝突、信仰爭議、文化隔閡仍不時成為國際新聞的焦點，而在中國澳門，六大宗教——佛教、天主教、道教、基督教、巴哈伊教、伊斯蘭教——自二〇二一年起攜手合作，共同舉辦音樂會、藝術展、青年交流等系列活動，猶如一九九五年澳門國際機場開幕典禮上四大宗教同時為其祈福，成為全球宗教界一道獨特而動人的風景。

這一現象是澳門歷史文化長期演變的自然結果，不僅彰顯了澳門社會的內在和諧和城市特性，更以其包容與共生的實踐，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多元文明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上相融共生、彼此照亮。

十一月，在具有近四百年歷史的普濟禪院（觀音堂）內，「融光不語、和諧澳門」六宗教當代藝術展隆重開幕，六大宗教領袖齊聚一堂。開幕儀式上，佛教總會會長釋戒晟法師在發言中援引《華嚴經》「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指出藝術正是跨越教義界限、實現心靈溝通的媒介。而李斌生主教則引用天主教通諭《天主是愛》，強調「愛德超越教會的界限」，表達出宗教合作中共同守護人性價值的信念。兩位宗教領袖的發言，雖出自不同信仰體系，卻在精神追求與社會責任上高度一致，這正是澳門宗教和諧生動的寫照。

澳門這片僅有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歷史上便是中西文化交匯的要衝，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在彈丸之地和睦相處、共生共榮數百年，也因此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從媽閣廟到聖保祿學院遺址，從觀音堂到玫瑰堂，不同宗教

建築並肩而立，不僅是地理上的共存，更是精神上的互鑒。正如釋戒晟法師所言：「在觀音殿前，六種源自不同文明的精神傳承交相輝映。」這種「融光不語」的境界，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在差異中現出共通的光明。

藝術，成為這種「融光」的最佳載體。本次展覽中，七十餘組作品涵蓋書法、雕塑、葡式瓷磚、數碼藝術等多種媒介，既有當地藝術家對非遺文化的當代轉譯，也有國際創作者對澳門宗教故事的再詮釋。在古佛青燈旁展示流媒體影像，在晨鐘暮鼓間舉辦數碼插畫工作坊——這種時空交疊的展陳方式，本身即是一種宗教與當代生活的對話。藝術不言語，卻直指人心；信仰不爭辯，卻在審美中共鳴。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一系列跨宗教活動並非偶然之舉，而是有意識、有組織、有傳承的社會實踐。從二〇二一年的青年交流年，到宗教音樂會，再到宗教文物展與當代藝術展，澳門六宗教逐步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合作機制。青年成為策展與執行的主力，宗教領袖則扮演引導與支持的角色，形成代際接力、持續深化的良性循環。李主教在發言中特別提到「各宗教青年們主導策展」，釋戒晟法師也強調「讓來賓親身體驗創造的喜悅」，可見這一過程不僅是展示，更是教育、傳承與共構。

這種持續五年的合作，背後是澳門特有的社會土壤與治理智慧。特區政府、中聯辦等機構的支持，為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資源和政策保障；而各宗教團體之間的互信與共識，則是活動得以持續的內在動力。澳門雖小，卻在

「一國兩制」框架下，以中華文化為主流，融會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巴哈伊信仰等，形成一種「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這裏不僅是中外文化的交匯點，更是人類文明和諧共存的「實驗室」和「轉換器」。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澳門的宗教和諧實踐，對當今世界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在全球化進程遭遇逆流、身份政治不斷激化的今天，澳門以其微小而堅韌的存在證明：不同信仰之間不僅可以和平共處，更可以合作共創；文明互鑒不是理想主義的空談，而是可以落地的社會工程。正如釋戒晟法師所言：「在色彩與線條的對話中，在形態與空間的共鳴裏，我們已然心意相通。」這種超越語言的理解，正是人類共同未來的希望所在。

澳門的每一場宗教活動，都是無字的經

典，向世界傳遞超越語言的和解智慧：首先，差異不是分裂的根源，而是創新的源泉。六宗教通過藝術與音樂，將教義差異轉化為美學互補；其次，青年是跨越邊界的天然使者。他們以創意消解偏見，用行動構建共識；其三，制度與心靈共建才能實現持久和諧。政府的支持與宗教團體的自覺同樣不可或缺，民間社會更樂見其成。

五年的聯合活動，讓澳門從「文化交匯點」昇華為「文明實驗室和轉化器」。這裏沒有教義的激烈爭辯，只有藝術與心靈的低聲對話；沒有身份的排斥對立，只有青年與未來的共同創作。當世界仍在尋找共存的路徑時，澳門以「融光不語」的姿態證明，和諧不在遠方，就在每一次攜手合作的實踐中。

澳門，這座被稱作「蓮花寶地」的城市，以其宗教融合、文化共生的實踐，不僅充分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巨大開放性和包容性，成為澳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寶貴資產，也為世界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文明圖景——在這裏，翠竹黃花，皆是法身；在這裏，愛德無界，光融不語。願這場跨越信仰的盛宴持續綻放，感染和帶動更多的人；願這朵蓮花之地的微光，照亮更多尋求共生的心靈，終成照亮人類文明的星河。



▲「融光不語、和諧澳門」六宗教當代藝術展正在澳門普濟禪院（觀音堂）展出。

尼德蘭「水晶肘子」有深意？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在布達佩斯美術館十七世紀歐洲繪畫展區的一個角落裏，兩幅威廉·克拉斯·赫達 (Willem Claesz Heda) 的靜物畫分列左右。左側名為《有火腿、鸚鵡螺杯和銀質醒酒器的靜物》，右側是《有火腿、銀製醒酒器和德國錐腳球形酒杯的靜物》。哪怕只看題目，就能意識到火腿在兩幅靜物中的重要性；更何況分別擺放在畫中餐桌上的兩塊油脂豐厚、晶瑩剔透的帶骨火腿是絕對的吸睛之物，毫不費力地奪人眼球。原來尼德蘭地區也有「水晶肘子」啊。

畢生專注於靜物畫題材的赫達憑藉「宴會靜物」（荷蘭語Banketje）題材在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畫壇「一招鮮，吃遍天」。在他的畫作中普遍存在一個頗具辨識度的「模板」：餐桌被安置在具有「卡拉瓦喬式」明暗對照的巴洛克光影下，其調色盤多是柔和的銀灰色和深棕色，桌上往往擺着玻璃杯、各式銀器和錫器餐具、新鮮的牡蠣、半剥皮的檸檬等標配物品。除了能夠展現用餐的高端規格，還是畫家對表面材質和反光精確描摹的炫技之舉。畫面所傳遞出的氛圍是深邃清冷的，但餐桌上的物品卻是華麗耀眼的。

而在這兩幅符合赫達「宴會靜物」模板的畫作中，最耀眼的並非那些金屬器皿的反光，也不是珍貴的鸚鵡螺杯，而是餐盤中被正面切開、白裏透粉的火腿。作為畫面昏暗背景中唯一的粉紅色，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這兩塊紅肉所吸引。雖然因畫中帶骨看起來像豬肘，但它顯然和我剛在慕尼

黑吃到的烤脆皮豬肘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做法。慕尼黑的烤肘子重在脆皮，是那種一般餐刀切着都費勁的乾脆，而切開脆皮之後的肉是熟透軟爛的乳白色。反觀赫達筆下的帶骨火腿，其粉嫩質感和通透光澤無疑更接近於我們今天吃到的意大利帕爾馬火腿——經過鹽醃和數月自然風乾工藝的生火腿。然而，棕黃色的表皮和略帶燒焦的棒骨部分證明這塊火腿也是烤製而成的，只不過工藝和火候與慕尼黑傳統有所不同。在切面部分畫家用橙紅色、淡粉色和乳白色的色澤漸變完美詮釋出肉質和脂肪的層次與光澤，讓眼前這塊帶骨火腿顯得逼真且誘人。

客觀來說，活了近九十歲高齡的威廉·赫達可算是親身經歷了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興衰。這位畢生活躍於哈勒姆、比倫勃朗年長十餘歲的藝術家實際上更早趕上了「黃金時代」藝術市場繁榮昌盛的紅利。各類靜物細分畫種也隨着荷蘭經濟的興盛而得以如雨後春筍般萌生，像「宴會靜物」、與之相似的聚焦早餐餐桌的「早餐靜物」（Ontbijtje）、通過特定物品蘊含大量道德隱喻的虛空畫（Vanitas）、記錄並炫耀貴族打獵後滿載而歸的「狩獵靜物」（Jachtstilleven），

以及稍後衍生出的堆滿一桌子異國珍稀物品的「華麗靜物」（Pronkstilleven）等等。上述所有的靜物畫類別所承載的已不單是精美寫實的圖像，而是畫家們展示財富、道德，並力圖深省生命轉瞬即逝的載體。時至今日，它們都被視為「荷蘭黃金時代」的社會縮影而存在。

在威廉·赫達所留下的大量「宴會靜物」中，像布達佩斯美術館所藏展品中出鏡的「水晶肘子」數量並不在少數。充分說明這類餐食在十七世紀荷蘭日常中佔據着重要地位。秀色可餐的火腿不僅反映出人們生活的富足，還具備更深層次的含義——其蘊含着罪惡、尤其是貪吃的隱喻，試圖映射人們通常會因富足的生活而不思進取萌生貪慾。兩幅比鄰的靜物畫，左側《有火腿、鸚鵡螺杯和銀質醒酒器的靜物》中的餐桌物品顯然更豐富。畫中出現的麵包、檸檬、火腿和鸚鵡螺杯等食材和器皿，讓這幅靜物畫實則蘊含了「早餐靜物」、「宴會靜物」和「華麗靜物」的多重特質，其承載的隱喻也顯然更多。鑒於「華麗靜物」自十七世紀中葉開始在尼德蘭地區風靡，威廉·赫達這幅在花甲之年完成的靜物無疑預示着這一嶄新細分靜物畫種的萌芽。

貌似「水晶肘子」般的帶骨火腿，在中西方任何文化中都會象徵着生活的豐盈富足。然而，擺在十七世紀尼德蘭的餐桌上，它更被賦予了居安思危的警世意義。啃着火腿思考人生，也不失為美事一樁吧！

◀布達佩斯美術館內的威廉·克拉斯·赫達靜物畫《有火腿、鸚鵡螺杯和銀質醒酒器的靜物》（圖中左）和《有火腿、銀製醒酒器和德國錐腳球形酒杯的靜物》（圖中右）

作者供圖



「菊隱个園」



市井萬象

近日，人們在江蘇揚州个園景區「菊隱个園，四時閒趣」為主題的精品菊展上賞菊遊玩。

新華社

溫暖的記憶



人與事

郭曉懿

夜深了，我想起了父親，想起他推開門，遞給我一根香蕉，和我說：「早點睡。」

《天堂電影院》裏的老放映師，留下一地剪片，像留給後人的一片遺產。那些剪片，是他未能說出的話。老放映師留下的無數剪片，是光的記憶。而父親遞給我的無數香蕉，是味道的記憶。那些味道的記憶，更能穿越時光。父親給我的香蕉，便是他溫情的底片。他知道熬夜對身體不好。於是就用最簡潔的方式勸我，打開門，遞出一根根香蕉，說一句「早點睡」。也許，他一生都不會直接表達太多的愛，但在那香蕉裏，藏下所有的心意。

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沉默的父母面前長大的。他們不善言辭，卻用一

次次小小的動作，編織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父親遞香蕉，母親洗衣服，一句簡單的「早點睡」。如今才知，那些生活裏不經意的溫柔，都是愛最質樸的形態。

後來，漸漸懂得，父親那句「早點睡」，是經過許多年磨洗過的語言，樸素得近於寡淡，淡得近於無味，故能久而不厭。我在燈下讀書，總以為奔什麼前程，父親卻只要我早點睡。他是要我留一點少年氣，免得耗損在無謂的辛苦裏。他看得明白，我卻直到多年後才明白。

年漸漸長，記性反而奇怪。許多大事忘了，偏偏這些小事記得清楚。香蕉的香氣、那晚的燈、父親的囑咐，都像老電影，慢慢重放。忽然明白，溫暖，從來不是轟轟烈烈，它就藏在平常的生活裏。等你走遠了，才知道那是幸福的樣子。

人這一生，能被人惦記一聲「早點睡」，已是幸福。

方尖碑（下）



閒話煙雨

白頭翁

方尖碑已經成為古埃及文化的使者，形成了方尖碑文化。遠在南美洲隔着兩大洋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為了慶祝建城四百周年，特地建造了一座高六十七點五米的方尖碑，可見方尖碑文化的影響。

公元前三十年，羅馬帝國征服了埃及王國，在以後六百多年期間，沒人統計過羅馬人從埃及擄走了多少古埃及文物，其中被羅馬人痴迷的方尖碑尤為熾熱。把一座座高大雄偉、沉重莊嚴的方尖碑整體運出埃及，渡過地中海，成為羅馬帝國的國之大事，為此他們專門製作了運送方尖碑的大型運輸木帆船，又建造了專供運輸方尖碑的超大型水陸碼頭，為此還專門開鑿了一條長約三十五公里的大運河，創造了海陸聯運的奇跡。在羅馬拉特蘭廣場上，就豎立着一尊從埃及赫利

奧波利斯運來的高達三十二點一八米、重四百五十五噸的號稱「天下第一」的方尖碑。

羅馬帝國到底擄走了多少尊方尖碑說法不一，但現在矗立在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廣場的那尊方尖碑當是知名度最高的方尖碑之一，它是公元一世紀運到羅馬的，彷彿是羅馬帝國的大軍凱旋，全城轟動，萬人空巷。這尊方尖碑高達二十五米，重約三百二十噸，是由一整塊紅色花崗岩製成的，雄偉又十分健美，高大又十分挺拔，碑尖是金色的，在陽光下會發出像太陽一樣的光芒。

方尖碑文化幾乎無處不見，就連基督教教皇修行施教的聖地也抬頭望見方尖碑。所不同的是在這座方尖碑的碑尖上按照教皇的旨意被安裝上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在那個十字架中鑲嵌進一塊當年耶穌背上那個十字架

的殘片，基督教徒們聽完教堂的祈禱，做完莊嚴的彌撒，走出聖彼得大教堂，再抬頭看那高高聳立的方尖碑，看那方尖碑上的十字架，真的感到太陽的光輝。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認為矗立在華盛頓國家廣場中心的方尖碑是埃及贈送的，正像法國當年向美國贈送自由女神像一樣。後來才搞清楚，那座高一百六十九米的方尖碑，是地地道道的美國造，是按照古埃及方尖碑的設計理念，建造風格，甚至選材用料都源於古埃及的方尖碑，可見方尖碑文化影響頗廣。

這座方尖碑是為紀念美國第一位總統喬治·華盛頓而建，它建在美國華盛頓國家廣場中心，群星捧月，是華盛頓地區第一縷陽光照耀之地，從華盛頓的波羅馬克河上望，

方尖碑波光粼粼，又金光閃閃，古老的方尖碑融進了十九世紀先進的科學技術，它內部有電梯，坐電梯有風馳電掣穿越歷史之感。美國人把它起名叫「華盛頓紀念碑」。在方尖碑的碑頂，放眼四方，天寬地闊，「一覽眾山小」，華盛頓一覽無餘，盡收眼底。東西南北中，方尖碑在最中，在華盛頓的中軸線中央。國會大廈，林肯紀念堂、白宮總統府，二戰紀念廣場，杰斐遜紀念堂，以及中軸線西側的美國聯邦政治的一幢幢辦公大樓，皆在腳下。一位長期在華盛頓當記者的友人曾寫過一本書《我在白宮當記者》。他講在白宮往外看，最顯著、最風光、最氣派、最雄偉的就是華盛頓紀念碑，那尊方尖碑。

呵，不朽的方尖碑文化……